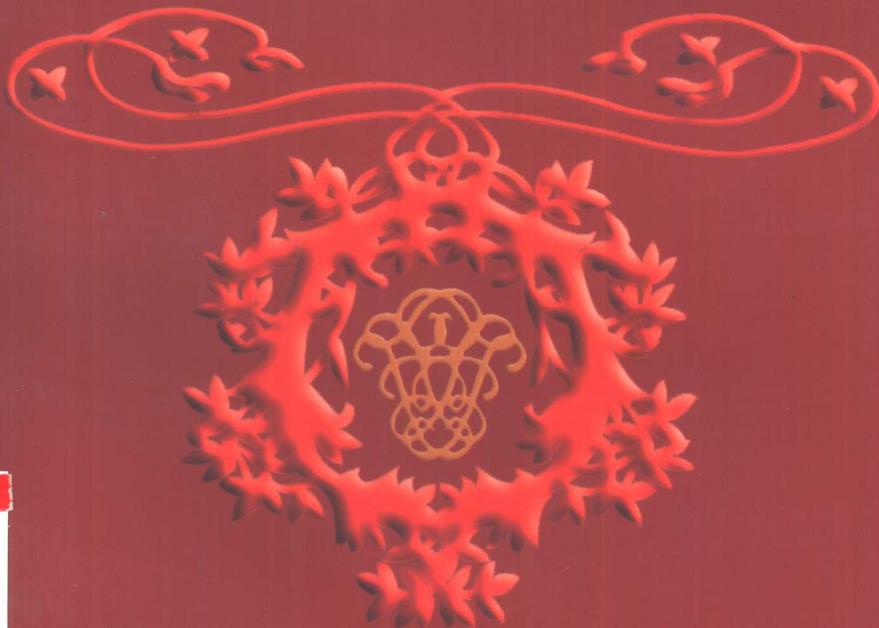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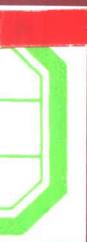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文库

创作谈卷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李兆霖 主编

诺贝尔文学奖文库

创作谈卷

雨林 编

6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 坚

封面设计:张妙夫

责任校对:孙旭明

诺贝尔文学奖文库

宋兆霖 主编

创作谈卷 雨 林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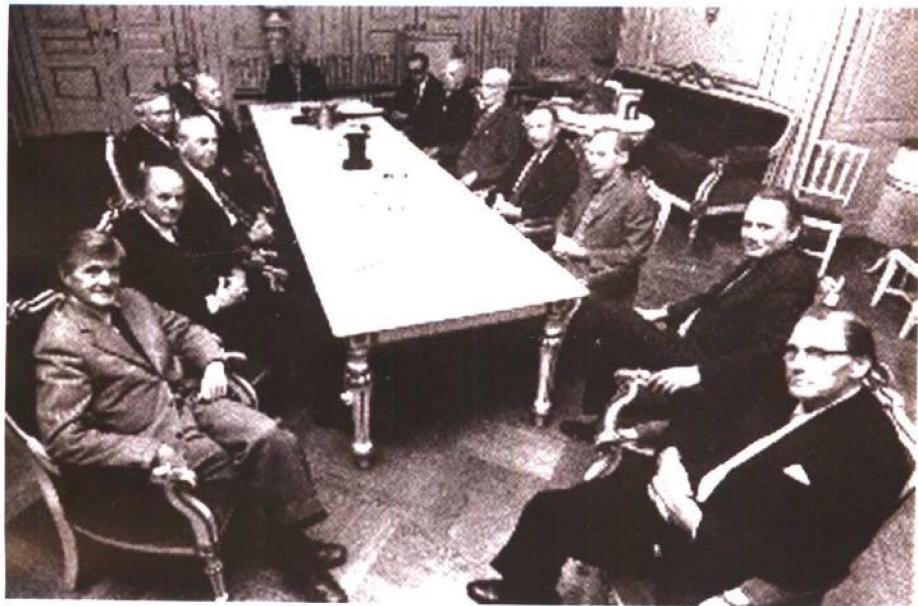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3 字数 376000 印数 00001—10500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052—4/I · 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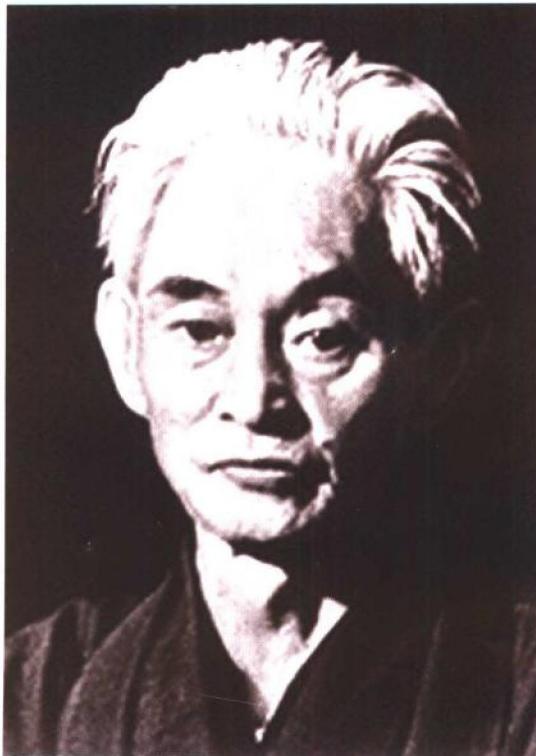
定价: 20.00 元



瑞典学院院士正在举行诺贝尔奖评奖会



1996年获奖作家希姆博尔斯卡



1968年获奖作家川端康成

Victor Hugo
Paris

Votre est une des langues aux siens le grand
Maître pour charmer le monde et propager
ses grandes idées de charité universelle

A. Nobel

诺贝尔致法国作家雨果电报稿

目 录

梅特林克(比利时)

 日常生活中的悲剧 陈 媞译(1)

泰戈尔(印度)

 历史小说 倪培耕译(9)

罗曼·罗兰(法国)

 谈《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 孙 梁译(15)

 《约翰·克利斯朵夫》序 傅 雷译(18)

叶芝(爱尔兰)

 创作的原则及其他 顾明栋译(22)

 关于戏剧 薛衡巽 顾明栋译(32)

萧伯纳(英国)

 谈戏剧创作 葛 林 杨静远译(42)

托马斯·曼(德国)

 弗洛伊德与文学创作 王 宁译(53)

高尔斯华绥(英国)

 《福尔赛世家》序 黄 梅译(61)

奥尼尔(美国)	
论悲剧 裴粹民译(65)
谈我的几个剧本的创作 薛鸿时译(71)
黑塞(德国)	
谈谈诗歌 张佩芬译(78)
格言集萃 张佩芬译(82)
艾略特(英国)	
诗歌的音乐性 王恩衷译(91)
福克纳(美国)	
致考利书 李文俊 顾明栋译(105)
莫里亚克(法国)	
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 刘崇慧译(112)
海明威(美国)	
谈创作 董衡巽译(135)
短篇小说的艺术 冯亦代译(149)
希门内斯(西班牙)	
诗的创作 赵振江译(166)
加缪(法国)	
艺术家及其时代 郭宏安译(173)
斯坦贝克(美国)	
创作散论 黄宝生译(190)
谈创作和批评 顾明栋译(202)
萨特(法国)	
为什么写作? 施康强译(207)
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	
拉美文学和我的创作 丁文林译(230)

川端康成(日本)	
美的存在与发现	叶渭渠译(238)
新感觉及其他	吴 崇译 郑炎锦校(245)
聂鲁达(智利)	
写诗是一门手艺	林 光译(254)
诗歌散论	赵振江译(271)
伯尔(德国)	
谈莱尼和卡塔琳娜·勃罗姆	石 灵译(279)
创作的风险	王 民译(286)
蒙塔莱(意大利)	
在我们的时代	吕同六 刘儒庭译(288)
贝娄(美国)	
略论当代美国小说	汤永宽译(306)
未来小说漫话	刘红极译(325)
阿莱克桑德雷(西班牙)	
诗人与诗歌	汤永宽译(332)
卡内蒂(英国)	
第一部书:《迷惘》	李士勋译(334)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影响和写作	朱景冬译(348)
再次小议文学与现实	仇新年译 屠孟超校(352)
戈尔丁(英国)	
谈谈《蝇王》中的寓意	顾明栋译(356)
寓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顾明栋译(365)
西蒙(法国)	
谈小说	孙爱华 徐启华译(370)

- 布罗茨基(美国)
文学憎恶重复 诗人依赖语言 王希苏译(386)
- 塞拉(西班牙)
上帝安排我等待了这些年 丁文林译(398)
- 帕斯(墨西哥)
谁读诗歌 汤永宽译(403)
论诗与诗人 郭惠民译(417)
- 莫里森(美国)
令人不安的护士 心地善良的鲨鱼 ... 陶 洁译(424)
- 大江健三郎(日本)
对于作家本人文学是什么 ... 何蔚泓译 陶振孝校(447)
- 希尼(爱尔兰)
诗歌的纠正 黄灿然译(457)

1911 年获奖作家

莫里斯·梅特林克 (比利时)

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

日常生活中的悲剧

……当我上剧场去，我的感觉是好像我在和我的老祖宗一起消磨时光。在这些老祖宗看来，生活是某种原始的、枯燥的、残忍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这种概念很难逗留在我的记忆中：肯定地说，这是我所不能苟同的概念。给我看的东西是一位受骗的丈夫杀死了他的妻子，一个女人毒死了她的情人，一个儿子为其父报仇雪恨，一个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弄死了他们的父亲，被谋害的君王，被奸污的处女，被囚禁的市民——一句话，传统中的一切辉煌的东西。但是天哪！多么肤浅！多么拘泥于实事！流血，表面的眼泪，死亡！对于那些仅仅只有一个固定的思想的人，我能从他们那里学到什么呢？这种人没有时间生活，有一个对手，或一个情妇，他们的本分是要叫这些人死。

我渴望能让我看见生活的某些场面，找到其中的联系，并且把它们的渊源和隐秘之处探索出来。我平时的职业使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来研究这样的问题。上剧场，我总是希望把我那卑微的日复一日的存在所包含的美、崇高和真挚显示给我，哪怕仅仅是一刹那也好；希望能让我看见那些我所不认识的存在、力量或上帝与我同处于斗室之中。我期待某种更高的生活以奇异的刹那在我尚未觉察的情况下忽然掠过我最惨淡的时刻。然而，几乎毫无变化的情况是，我看到的一切不过是那样的人，他用令人厌倦的长篇大论告诉我，他为什么忌妒，为什么放毒，或者为什么杀人。

我钦佩奥赛罗，不过在我看来他并没有经历过哈姆雷特的那种威严的日常生活——哈姆雷特只要不采取行动，他就有关时间去生活。奥赛罗令人惊叹地忌妒，但是，如果有人认为恰好是在这样的时刻，当这种情欲，或者是其他同样狂暴的情欲支配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经历着我们最真实的生活，那么，这并不是一种古老的错误。我越来越相信，一位老年人，当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耐心等待的时候，身旁有一盏灯，他下意识地谛听着所有那些君临他的房屋的永恒的法则；他不理解，他仍旧在设法对那门窗的静谧和光线颤动的声音作出一种解释；他低下头来把自己交付给他那在场的灵魂和自己的命运——一位老年人，和所有那种谨慎的仆人一样，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所有的力量都已融为一体，守望着他的房间；他并不相信太空中的那个太阳正在支撑着他所倚靠的那张小小的桌子；他也不相信天上的每一颗星宿和灵魂的每一缕纤维都和那垂下来的眼睑或一种突然产生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我越来越相信，像这样的人，他纵然没有动作，但是，和那些扼死了情妇的情人、打赢了战争的将领或“维护了自己荣誉的丈夫”相比，他确实经历着一种更加深邃、更加富有人性和更具有普遍性的生活。

人家或许会对我说，没有动作的生活是别人看不见的，必须给它一种生气和运动；而人们可以接受的那种不断变化的运动，仅仅

是少数几种用前面提到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情欲。我不知道，那种认为静止的戏剧是不可能成功的观点对不对。在我看来，这种戏剧其实已经存在了。埃斯库罗斯的大多数悲剧都是没有动作的悲剧，《普罗米修斯》和《乞援人》都没有事件；而且，《奠酒人》的整个悲剧——确实是最可怕的古代戏剧——仅仅是像恶梦一样地围绕着阿伽门农的坟墓而展开，谋杀得手以后，从祈祷者的人群中发出一道雷电的闪光，反过来又降落在这些祈祷者的头上。根据这样的观点，试看在精彩的古代悲剧中有多少这样的情况：《报仇神》、《安提戈涅》、《伊列克特拉》、《在科罗耐斯的俄狄浦斯》。^① 拉辛在《贝蕾妮丝》^②的前言中说道：“他们钦佩索福克勒斯^③的《阿加克斯》。可是在这部剧本中，阿加克斯杀死了自己，他悔恨自己由于没有得到阿喀琉斯的甲冑而产生了狂怒。除此以外，这部剧本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他们钦佩《菲罗克特提斯》^④，这部剧本的全部主题也不过是描写尤利西斯有意夺取海克力斯的弓箭。甚至《俄狄浦斯王》^⑤，它虽然充满认识上的发现，但是和我们今天最简单的悲剧相比，所包含的题材也是比较少的。”

我们在这里得到的难道不是几乎没有动作的生活吗？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发现，心理活动——和那种仅仅是表现一种实事的活动相比，它的高尚是无限的，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这样想，它几乎是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心理活动也在一种真正奇异的方式下受到了抑制，至少是大幅度地减少了，结果，兴趣单一地完全地集中于个人，他和宇宙面面相觑地对视着。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的不再是野蛮人了，也不是那种认为好像仅仅只有初级状态的情欲才值得注意，并且又以这种情欲折磨着自己的人了。他正在休

① 均为古希腊悲剧。

② 法国悲剧诗人拉辛(1639—1699)的剧本。

③ 古希腊悲剧诗人。

④⑤ 索福克勒斯的剧本。

息，我们也有时间来观察他。我们面前出现的不再是生活的一个狂暴和特殊的时刻而是生活本身，这里有成千上万的法则，它们比那些情欲的法则更有力量，更值得尊敬，但是它们静默，谨慎，移动得很慢，仅仅是在黄昏时分，在生活的那些安静的瞬间，当沉思迤逦而来的时候，它们才能被看到和听见。

尤利西斯和纽普托莱玛斯一起走访菲罗克特提斯，向他索取海克力斯的甲胄。他们的行动是简单而普通的，犹如我们时代的一人到一间屋子探望一位病人，一位旅客敲响了客店的门板，一位母亲在炉边等待着孩子的归来。索福克勒斯运用轻淡和迅速的笔触来表现他的主人公的性格。但是，可以安然无恙地这样讲：我们面前出现了关于狡诈和忠实以及爱国心、怨恨和冲昏头脑的傲慢之间的冲突，然而悲剧的兴趣并不集聚于此。更重要的地方是人的更加崇高的生存是毫无遮蔽地显示给我们了。诗人显然在日常的生活中加进了东西，是什么，我不知道，那是诗人的秘密。然而对我们说来，一种生活的启示突然降临了。生活显示了令人惊叹的崇高，显示了它对我们所不知道的力量的顺从，显示了它那没有尽头的亲缘关系，也显示了它那激起敬畏的神秘。但愿化学家在那仿佛是盛着纯净至极的清水的容器中注入一些神秘的点滴，使那些透明的晶体迅速地升到表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原先用不完备的眼睛所看不见的蛰伏着的一切。在《菲罗克特提斯》中，情况也是一样。三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好像是那件盛着明澈的清水的容器的侧边，清水本身正是我们日常的生活，诗人即将把可以带来启示的他那天才的点滴注入水中……

确实，并不是在行动中而是在言词中，人们才能从真正是美的和伟大的悲剧中找到美和伟大，而美和伟大并不单一地存在于那些陪衬行动和解释行动的台词之中，因为，除了那些出于表面的理由必须出现的对话以外，必定还有一种不同的对话。事实上，剧本中唯一真正有意义的台词是那些最初看来毫无用处的台词，这种

台词才是本质的所在。在那些必需的台词以外，你几乎总是可以发现平行地存在着一种好像是多余的对话，但是只要仔细地考察，你就可以相信，这才是那种灵魂应该深沉地倾听的地方，这才是那种向灵魂致意的地方。你还可以发现，正是这些并非必需的对话的品格和见识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品格和等级。的确，在普通的戏剧中，那些不可缺少的对话并不符合现实，然而，正是这一部分在那些僵硬和明显的真理之外说出来的台词才构成了最美的悲剧的神秘的美，这些台词和一种更深刻的真理是完全一致的，它不可比拟地更加接近那由整个诗篇高高擎起的看不见的灵魂。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首诗歌能够更加靠近美和崇高的真理，因为它舍弃了那些仅仅是用来解释行动的词句，而代之以有启示意义的台词。它所揭示的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灵魂的国土”。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那是灵魂为了追求自己的美和真而展开的难以捉摸和永不止息的奋斗，因此，它也更加接近真的生活。一般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他的工作日的生存中有某种深沉严肃的情势，只有用某种言词才能使它得到解释。请作一短暂的回想，在这样的时刻——不，在这样一种最普通的时刻——你的话语和你得到的回答是不是具有最高的价值？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力量和你所听不见的其他的言词出现了？他们是不是决定了事态的发展？我讲的话经常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我的存在，我的灵魂的态度，我的未来和过去，我心中新生的东西和死寂的东西，一种秘密的思想，称赞我的那些星宿，我的命运，那些包围着我和荡漾在你心头的千丝万缕的神秘——这就是在这悲切的时刻向你披诉的那种东西，这就是把你的回答带给我的那种东西。一切都隐藏在我每句话的下面，也隐藏在你每句话的下面。无论我们自己怎样，重要的是，这正是我们看见的东西，这正是我们听到的东西。如果你们来了，你们，“怒火燃烧的丈夫”、“受骗的情人”、“被遗弃的妻子”，你们想杀害我，那么你们的手臂不会在我最动人的请求面前停止不动。但是，可能有这样的事：此时

此刻，某种意想不到的力量降临到你们身上。我的灵魂知道他的守护神近在身旁，他可能轻轻地吐出一个秘密的字，侥幸的是，你可能就此解除了武装。这正是冒险得以展开的领域，这正是你应该倾听着回声的对话。而且，在前面提到的那些伟大的作品中，这正是你可以确实听见的回声——当然，它极其轻淡，而且又变化不定。然而，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去靠近这样的领域？事实上，万物都是由它而产生的。

看起来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努力。不久以前，我接触到《建筑师》——易卜生的剧作之一，“第二层次”的对话在这部剧本中形成了最深刻的悲剧——我笨拙地努力寻找它的秘密。当然，这些秘密就像是一些彼此有亲缘关系的手印一样，它们是由同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为了摸索寻找同一种光明而印在同一堵墙上的。我问道：“在《建筑师》中，诗人增添到生活里去的东西是什么？由于有了这种东西，生活显得这样奇怪，这样深邃，并且在那些委琐的表面下是多么令人难以平静。”然而，有所发现又谈何容易，何况那些年迈的建筑大师在我们面前藏匿起来的秘密又不止一桩。从外表看，在那些不得不讲的话的后面，他好像没有多少话想讲了。他已经把一种从来未曾被释放过的灵魂的力量释放出来了，这种力量可能把他自己也压倒了。“你看，希尔达，”索尔耐斯呼唤说，“你看，有一种魔力依附着你，如同它也依附着我一样。正是这样的魔力，它能使那未知的彼岸的力量活动起来。我们不得不屈服。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屈服。”

有一种魔力依附着他们，我们也是一样。我相信，希尔达和索尔耐斯是戏剧中第一批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一瞬间感觉到他们是生活在灵魂的氛围中。他们发现，在日常生活之外，有一种本质的生活存在于他们心中，他们不胜惶恐。希尔达和索尔耐斯是两个这样的人：倏忽出现的一闪，显露了他们在真的生活中的位置。我们认识周围的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或许有两三个人，我和他

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在一段长时间内，我辨别他们的方式仅仅是看他们的姿态，他们的习惯（心灵或身体的习惯），他们感觉、行事和思考的态度。然而，在任何一种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友谊中，一个神秘的时刻出现了，我们好像感觉到我们的朋友和那包围着他的未知的力量是什么关系，我们发现命运对他采取了什么态度。从此以后，他就真正地属于我们了。我们已经明白地看见，世事将以怎样的待遇等着他。我们知道，这样一个人纵然可以离群索居，躲进幽深的住所，免得他最轻微的动作震动了潜伏在未来的水库中的东西，但是，他的先见之明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无论躲藏在哪里，命运为他储备的各种数不清的事态将会把他发现出来，一个一个地上来敲他的门。我们甚至还可以知道，如果他突围而出，在风险中追逐，那也是枉然。他回来时必定是两手空空。只要我们这样张开自己的眼睛，在我们的灵魂中，这样一种准确无误的知识就会自己立刻弹跳出来。我们还有绝对的把握相信，某种事件好像即将迫在眉睫地落到某个人的头上，然而却一定不会降临于他。

从此以后，灵魂就有一个部分君临这种友谊，即使是最鲁钝和最微贱的朋友也是一样。生活好像是改变了次序。如果我们碰巧和一位我们已经有了这种了解的人相遇，我们或许仅仅只是提到正在飘落的雪花，或一位过路的女人，但是，我们各自心里都有某种东西向对方倾诉，它会在我们自己也不明白的情况下考察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它欣然注意着事态的偶然性和暗示，我们却不可能明白那是什么东西……

照我看，希尔达和索尔耐斯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一定就是这样彼此对待。他们的谈话不像我们以前曾经听见过的东西，因为诗人已经把内在和外在的对话熔铸在一种表现之中。一种新的、难以形容的力量统治着这出梦游一样的戏剧。其中所说的一切既隐藏着又宣示了未被认识的生活的宝藏。如果我们有时感到了困惑，那么我们就不要忘记，对我们衰弱的眼睛说来，我们的灵魂经常显得

是一切力量中最疯狂的力量；人有许多领域比他的理性和聪明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加有趣……

陈 健译